

心有所濟

杖打  
縛打  
縛灸  
制縛  
枷傷  
撲打  
折項  
曳項

齒咬  
踢傷

廿八

73  
5105  
3



7卷8  
5105  
8-3

杖打

鳳山梁有彥杖打贖婢鳳今致死度不凡門指主病使



縛打

聖賓結縛氣窒鄭用才致死視同他已娶

縛打

結城韓己得打縛金貴甲致死奪錢兩

晋州林處甲縛打姜性才致死變出禁禁一獄三因

縛灸

坡州金鎮夏縛灸朱石史致死使婢行私亮

制縛枷傷

海州崔岳才李從奉毆迫枷傷朴海得致死指使蒿門錢

搽打 黃州李春世搽打者允連致死逞憾打人

折項

黃州尹成太毆打折項王就廷致死始因言詰

延安朱貴按折項李東貧致死撞彼醉此醉

海州趙汗武折項白昌大致死此開女汚

曳項

永同李次得曳項姜中行致死憤激起執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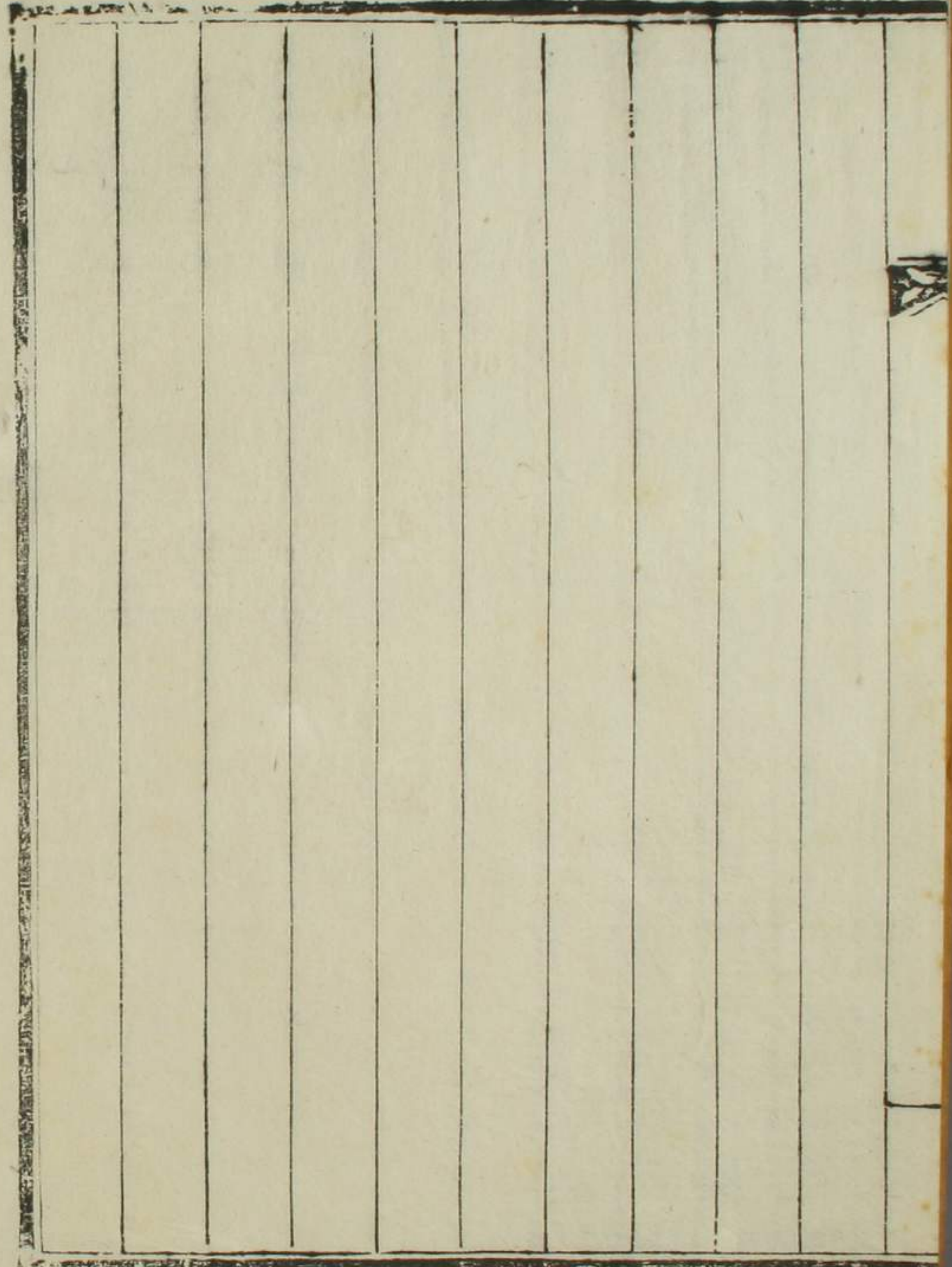
齒咬

永同李石史齒咬官連安代致死逞和屍醜親



鳳山梁有彥杖打贖婢鳳今致死

查官意見內鳳今放良之時年不過三十內外則  
方在可  
 使之婢兼有所生而只以四十兩錢許贖恩固大矣咫尺  
 舊主之病數期不問無杖甚矣舊主之主使其笞之笞罪  
 不是異事有彥之受凡指使捉來手打亦無不可所告笞  
 數彼此不同極不過數十則數十之笞非可死之傷而致  
 命於一夜之間者是必有他故而然所謂腹痛之說雖若  
 元犯之推諉是乎乃細考無究錄叅以事理則非他故因  
 杖傷一夜間致命決無是理是為疑端之大者而前後檢  
 推業中一不舉論而直置之宛決秩者殊涉踈忽是遺累



使鳳今之死實因杖傷是乎良置大明律曰若奴婢違犯教令而依法決罰邂逅致死勿論蓋所以嚴名分也又曰若奴婢毆舊家長及家長毆舊奴婢各以凡人論亦所以杜後弊也然我國奴主實有父子之恩君臣之義而昨日未贖只在勿論者今日纔贖已同凡人太沒名分反生後弊豈中國奴婢之法與我國絕異故律意如是耶此等處有非愚見所可測度今此梁有彥段庾獄已過九年受刑殆近二百而實因既未允一分之疑則遽擬以凡人償命之律恐非聖王慎獄之意迷見如此情詢于諸查官而庾之臬白齊

道臣跋辭蓋此獄事始經考覆中八錄啓間行查啓而登聞今因議啓而判下既新且完已成鉄案則固何敢別生疑貳有所論列而茅不無區區愚見不敢不陳之意已達於原啓中是白在果梁有彥之杖打鳳今自初覆檢時一辭自服不費盤詰而及其考覆褒招自歸死囚之例套且其擊錚爰辭多與前案而逕庭獄老生奸正謂此囚是白乎矣惟其贖價一欸有不可只從文卷蓋四十兩錢雖一口之價猶為太廡則母子并贖決不宜償止於此而鳳今以轎前舊婢三十年有功則當其贖子之日許其母并八券中者或出於奴主恩情而其不靳惜於一奴婢亦無恠

矣且無價放良恩莫大焉之說既是有大酬酢之言而有  
彥之初招誦陳者則似未及容偽於其間是白乎旂屍親  
祐男既非渠家之奴則為妹復離心豈歎後而其招中四  
十兩錢卽鄭斗奎贖其孫庚申之價而其妹放良則便同  
無價云者此實公言之可據而為證者也夫抵贖價有無  
姑捨是三十年仰役服事母共子受恩放良而半年咫尺  
之地一不問舊主之病則雖他人聞之孰不曰罪固當答  
况舊主之欲一懲治不是異事是白如乎有大卽鳳今之  
舊主而答鳳今者乃有大之指使也有大既病指使其子  
則有彥之依凡言答治道理固然白遣施答之時有彥

以路次逢渠亦不問候之說無數其罪者決非深意也積  
憾也而前後推問以此一事歸之專出私憾擅自施杖有  
若非閔兄事不因指使者然於是為因供生恟不當諱而  
牢諱查某持疑不必覈而深覈是白乎旂至於答治時有  
大來寓渠家欲起自打故不得已贊行之說始出於考覆  
之招而其檢時所供大為矛盾此特渠死中求生之計而  
非必出於歸罪既故之兄是白如乎雖使有彥聞兄言獨  
自答治如前所供是白良置其為受指使則一也顧何間  
於其兄之來不來而渠忽變幻為說反掩其實不覺其自  
底鑿空轉涉傷倫大凡平獄之道不必以一二粧撰之語

并沒其真箇事情是白子所向使有大不替其茅而自打之則議讞之地必有所覈難者而今此有彥之替打無異有大之自打愈不喻况其答數多寡諸招不一而多不過曰二十也杖樣大小檢狀頗詳而亦不可曰稍大於答杖也則鳳今致命雖有此杖有彥本情非出殺心是白如子有彥以自來悖妄之性因病兄憤怒之言自起手打竟殞人命倘非乃兄之指使豈有一分可疑而若以法文論之則彼指使之有大尚亦難追矣謹按大明律有曰若奴婢違犯教令而依法決罪邂逅致死勿論蓋所以重名分也又曰若奴婢毆舊家長及家長毆舊奴婢者各以凡人論

亦所以慮後弊也然我東奴婢之法與中國雇傭奴婢永自不同其事主之道實如子之於父臣之於君恩義兼備以世相傳則昨日未贖在勿論之中者今日纔贖此凡人同論豈不有傷名分反啓後弊乎若此等處合有別般商量於法文之外是白如子獄情如彼其可原法意容或有可貸則有彥之九年繫囚百次受刑終不瘦斃而後已恐有欠於審剋之道是白乎等以茲敢不避僭妄如右條陳以竢處分是白齊

判  
付內道伯起疑處不無意見而今日纔贖其身并與他人同論有傷奴主之名分云者朝家以為未必然矣大抵曰

奴曰主名分至嚴雖一日之間霎時之頃有奴主之名則不償命無奴主之名償命槩其贖前贖後有不得值時潤挾故耳若以道啓為當則從今贖奴償命之律良中刑初放良後限幾月幾日之文是如可如有殺越之事輒考月日之遲速以判償命之當否可乎是乎孫又或有即日殺死之舉是良置亦當援此贖奴之例置奴之主於償命之律是乙喻不可撓者法也不可屈者刑也強覓無法之說終至失刑之歸則安在其設法慎刑之義也此因之如或同推似無更議是乃抑有一端合商量者鳳今以多年役使之婢當一時放贖之後頓忘前日之義不問故主之病

則前日之恩情有不可顧而故主之憤痛勢所必至莫以今時能忘舊日者政是準備語也分此不喻况其有彥之毆打卽由其兄之指揮則兄弟之間奴各有主之說恐不是着題語此宜罪固難赦情有可原者乎卿等更加出意見論稟處事

曹議放內鳳山郡殺獄罪人梁有彥獄事段鳳今之與其子並贖文券昭在贖奴之與凡人同論法意明甚贖價之多少奴主之名分更無可疑償命之律有焉烏得免乎彥其一不問病足為舊主含怒之端捉來答治乃有其弟洩憤之舉判付內罪固難赦情有可原之教實因渠罪之當



判

啓推恕人情之必憤求生之必死德意隆厚臣等聚首莊  
誦不勝欽仰之至有大之指使果是實狀則有彥之督治  
亦足叅恕推此一端合置惟輕之典是白乎矣獄體至重  
臣曹不敢擅便上裁教是白乎旃

付內鳳山郡殺獄罪人梁有彥獄事段當初道伯起疑未  
知為適當乙仍于向有論理稟處之命是如乎曹啓中有  
彥亦足叅恕云者誠有意見有彥身乙減死定配為  
有矣贖與未贖名分懸殊有彥之傳生非為死者舊主之  
故也惟其情與跡容有可原也遽然發配事涉太俊加刑  
押送配所事分付為旃殺獄罪人朱貴接獄事段貴接直

前東賢撞着而柱脚既不堅定轉睛又不指的則於此於  
彼可東可西不知死生之在誰某此所謂易地則然者也  
在朝家審克之政不可以此硬定元犯貴接身乙加刑減  
死定配為良如教判下是置判付內辭意奉審施行為乎  
矣今此梁有彥朱貴接等酌處之命寔出於我 聖上求  
生必死之盛意况今邦慶荐臻大需當前好生之德同慶  
之意藹然於絲綸之間教是如乎到闕即時以判付內辭  
意詳細曉諭後定配所押送依例改聞施行為旃祇受形  
止先為狀聞宜當向事

聖賓結縛氣窒鄭用才致死

道臣議啓內蓋此鄭用才之致命在於被縛翌日而屍身傷損只是縛痕顯著而已自覆檢屍帳始錄後肋一處微有硬意三檢所錄亦稱卞有硬意二之一字可知其不甚明的而曰微曰卞亦出於緝畧說去所以三次實曰之不及於被打而只欲傷重於被縛也夫被縛致死終不成說初檢之失固在於疎忽而覆檢之加以氣窒三檢之斷以氣盡亦未知其真切觀者設使被縛緊二或窒或盡是白良置及其解縛入房而能作言語且經一宿則可見其窒者已通盡者復延何至於終殞其止是白乎茲或謂之嚴冬沍寒縛置庭中凍餒切身仍以致命是白良置觀於屍

帳既無項縮脚拳寒粟黃緊之證又無臍肚胎空黃痕硬直之驗則無究錄凍餒死條無一彷彿是白乎所大抵用才之於劉女也一念如結百計苟得無論奸成與否視作己娘之妻是白如可事未及諧勢有不適彼遽作他家之婦而渠反為無聊之人喪心落膽至廢飲食或掛榜揚言於新嫁之家或登山大呼於所居之村忿恚欲死如狂若痴是白在如中猝然現抵於逃避之際仍為被縛於稠衆之中忿熾如炎氣結如輪冲激抑塞以至於死是白如乎惟此光景叅以屍親朴石史招有可以想得其舉指用才之言有曰肝腸如焚倘其臨死之言專由於被縛則曰以

四體麻木可也一身疼痛亦可也何必曰肝腸如焚云爾乎區々愚見則古人恚死之文容或近之而檢案縛死之說恐歸無稽矣至若營題之偏執後肋微硬謂以如非所打必是膝搗者亦由於摸索不得夫微有也乍有也未必真硬而如非也必是也都是疑似則以疑似之斬死獄是宣審慎之道乎所謂松木蒿石只發於林女之口而與聖賓對質之辭頗似竅適松木之打渠若叅見則死者之母同縛一庭宣昧其子之被打是白乎然石塊之謂在其傍認以必打者亦涉巧歸無足取信此何異於正犯砒礪之說乎惟彼者證挾邪之言正犯苗生之說俱屬胡亂不必

深究只當以傷處之有無實因之當否叅之事理析之死生是白乎所敢此論列仰俟處分是白齊

結城韓已得打縛金貴甲致死

檢題內屍帳捧上是在果白晝官道奪貨剽人貴甲之行跡固無可論冰雪堤膝行兇投死已得之負犯尤無所逃雖以前後檢狀言之眼胞之睛突血出腎囊之莖裂外傷其他仰合面肉穿作孔皮拆靛紫之緊要致命處指不勝擗則貴甲之致殺於已得更無可疑是遣且况舊手勢而亂打意猶不足解腰帶而反接詎在必殺行人至於回避則可想下手之兇惇惇觀無所挽解則宜其盡力而毆打

踞胸膛而以膝撞脇就卜既曰目擊嗷哨官而解闔乞活  
貧危明有口招分叱徐良面質之節之見屈則輒稱驅我  
於深處口吻之錢箇々奪給則至有向人而誇道春雉之  
鳴聞既丁寧泥數之闔跡又狼籍證叅相符獄體無疑渠  
雖喙長三尺安敢發明一辭今此所報中闔闔起於五里  
程迎接洞屍身在於一馬場分憂峙此甚可恠是如為乎  
矣此不過滾打相闔之際轉展到彼是去乃闔在醉中事  
在醉中則此未必為此獄之疑端覆檢官同推官差定為  
去乎同正犯韓已得各別嚴刑期於輸款為拈雀取卜朴  
贊危則以同里相親之間見當日披打之狀揆以常情固

宜挽止而且聞呼人救活之聲不念解忿息闔之道袖手  
過去任他戕殺究其心跡極為痛駭并嚴刑一次取招牒  
報為拈風憲朴必裕段殺獄事體何等嚴重而殺越之變  
出於邑底而初未聞知救報之狀在於最晚太涉稽緩刑  
推一次放送為拈其他干證諸人別無更問之端一體放  
送屍身段出給屍親使之埋葬之意移文舉行宜當事

晉州林處甲縛打姜性才致死

道臣議啓內蓋此獄事疑案多端正犯莫卞一獄三囚屢  
年推訊及至前道臣別闔行查猶未究竟先從審充之義  
先釋士甲之囚於是為處甲之為正犯牢不可破是白乎

矣茅念半夜上山作倘禁葬拄杖雜踏拳踢交加想其光  
景無異戰場當此之時不知幾人被縛幾人被打則姜性  
才之適罹毒鋒竟至致命者亦無異於亂軍中橫死是白  
如子母論跌墜與躋墜翻覆滾轉於數十丈崖谷之下則  
磕擦裂折顧何所不至而若其骨碎與否有不可一例論  
之今有數人於此并墜一巷則必有肢節之折傷者矣又  
或有皮肉之折裂者矣又或有臚骨之破傷者矣又或有  
皮肉拆裂而臚骨則不破者矣宜必骨碎則為墜崖之驗  
而肉拆則為被杖之痕子假使額顛肉拆真是杖杖之所  
傷而處甲士甲次茅打下是白良置亦宜必先者猛打而

後者歇打乎惟其所打之孰輕孰重實無以究得故姑且  
以先打者為首後打者為從是白乎乃若欲以先後而硬  
定首從則被縛既在於被打之先手先結縛者又安知非  
不先打乎然則士甲守卜其為可疑則一也而末稍區別  
終涉牽強與其效仍之際或失當否無寧彼此之間都付  
惟輕敵此論列以俟處分是白遣奴守卜殺屢變其招眩  
亂獄情誠極可痛而雖更取服決不過最初之供而已一  
向推致有瘦死之慮恐亦有違於法意乙仍于為先自臣  
營酌放是白齊

坡州金鎮夏縛炎朱召史致死

判

付內坡州收殺獄罪人金鎮夏獄事段前後殺越之變何  
限未有若此獄之至慘至毒是如乎火炭烙刑即已除之  
禁婢屬私妬非實恥之事則縱送舍憾之悍奴驅致無辜  
之良女糶上高懸已判必殺之心庭中爛熳又施不忍之  
事懲患干連之女推諉未逋之奴未乃以不聞不知為言  
家內殺變既如是慘毒則籍曰在內渠安敢不知况詐金  
貴秋招內兩班之或立或坐者畫出鎮夏乘憤吃孝之狀  
即此一款於渠新案圖無三尺之律則已不然則不施於  
鎮夏而何成獄償命元無關於好老味之就捕與否鎮夏  
身乙依前同推期於取服好老未之多年葢捕尚未查得

者萬々駭然愈不喻時牧使出自通列凡於朝令允宜恪  
勤奉行無或有遲緩之習是去乙此獄之如是忼惻極涉  
未安使之刻期跟捕以為一體取招杖聞之地

海州崔惡才李從奉毆迫枷傷朴海得致死

初檢結辭內上頂朴海得屍體出置明淨處依屍床用法  
物洗屍翻轉着甯則遍身瘦弱而額頭左邊有肉絞處二  
庫上一庫橫長一寸七分斜濶八分深五分頤骨露出下  
一庫橫長五分斜濶四分色青黑血瘡周匝微堅毒氣攻  
注瘡口濃水淹浸是子孫所着枷子現納親屠則左角折  
傷赤血塗乾是子所無冤錄棒毆條有曰他物致死之痕

或青或黑腫黯云々是遣杖瘡死條有曰瘡處周回則毒  
氣攻注濃水淹浸辜內病死條有曰刑體瘦弱以此証形  
叅之法文實為脗合是如予當初惡才威脅從奉捉出着  
枷之海得使之縛枷於兩脚則所着之枷上直項頸下抵  
足脊俯仰不得倚立無路自爾顛仆為觸牆壁則枷木折  
角枷稜透肌致傷大段流血狼藉如此之狀同因白世春  
明白目覩其他詞證亦皆丁寧而傷處漸重喉門浮塞為  
日稍久轉至成膿瘡處周回終至致死於辜限之內是乎  
等以實曰段以目驅縛被枷傷致死懸錄為在果大抵海  
得觸枷被傷以至致死之狀非但人皆立證實亦渠已自

服則惡才雖非自手犯毆實則咆喝勒使主張指揮唯逞  
其所欲是遣從奉雖曰渠手束縛不過畏恟威喝承順指  
使一從其言向使惡才無此指揮從奉何故無端束縛海  
得是弥向使從奉不從威喝惡才何能恣意驅迫從奉乎  
惡才之驅迫從奉者專由於恃鎖匠之勢也從奉之奔走  
承順者專出於畏鎖匠之威則海得之死雖由於從奉實  
出於惡才是予所大明律威力制縛人條有曰若以威力  
至使人毆打而致死傷者并以至使之人為首下手之人  
為從今此惡才之罪正合此文為有等以正犯段以崔惡  
才懸錄為子弥李從奉段雖曰鎖匠之言罪囚不敢不聽

是如為乎乃敢以渠手勒持同囚遂取藁索繫束枷端致  
有此償命之舉法理雖有首從之別而情狀無異加功之  
惡以干犯懸錄本罪外嚴刑得情斷不可已是乎弥刑吏  
金光彩監考鄭宗啟鎖匠崔時同奴二太等段司獄典守  
何等體重而初不申飭使惡才肆意作孽及其海得被傷  
之後卽為告官解枷救療則海得何至於死而掩置不告  
尤極痛駭是白齊

覆檢結辭內殺叙之定以實因者傷處為重詞訂次之而  
今此朴海得屍身段其所傷處頤頰左邊皮肉破綻處至  
於二庫而上一庫則橫長一寸六分斜濶六分深三分頤

骨露出下一庫則橫長六分斜濶四分深四分而毒氣攻  
注其色青黑四畔血瘀周匝而微硬上下瘡口乾燥而凹  
陷是乎弥所着枷子現納親審則枷穴左傍折破枷板上  
赤血塗乾是乎所無冤錄棒毆死條有曰他物致死痕或  
青或黑腫黯云々今此屍身之左頤撞着枷稜而重傷骨  
露者即所謂他物致死之痕而其痕又是青黑而瘡口凹  
陷則此與無冤錄所論實為膈合是乎弥屍身形體之瘦  
弱段肉綻而骨露毒肆而腫成甚至於咽喉浮塞而食飲  
久廢項頸強直而屈伸不得者至於二十餘日之多則宜  
其肉綻而瘦弱者也明矣是如乎當初惡才勒令從奉捉



出荷枷之海得立之門內以所着枷端堅加於海得兩足脊上而以藁索合枷板兩脚而束縛之於是乎海得之自頭至足踈直撐支前不能屈後不得伸脚踏無力按任不得有若朽木之自僵而空中顛墮之際遂觸牆壁則枷穴左傍仍以折破而於斯之時左頤骨為枷稜所撞者肌肉已綻而流血淋漓如此實狀同囚白世春等三人之分明目觀而其他詞訂亦皆丁寧是乎所蓋人之面部無非要害之處而額頰段去咽喉不遠而枷稜撞着之際非但肉綻骨亦重傷毒氣內注而喉門浮塞瘡處周回而狀又凹陷其庫處之要害被傷之深重實為必死之地而終至致

命於辜限之內是乎等以實曰段以被制縛枷傷致死懸錄為予諡傷處既如是狼藉詞訂又如是分明僉除良惡才自外而指使從奉自內而聽從他人立證之前渠皆自束枷海得者雖是從奉而自初指揮者即惡才也趨令惟勤者雖是從奉而自外吃喝者即惡才也非惡才之指揮則從奉何以束枷乎非惡才之吃哮則從奉何必趨令乎誠如渠招罪人即是鎖卒之奴隸况諡獄囚之苦繫縶縱都在鎖卒手中則宜其一從其言不敢違逆而況且惡才年少愚惡之漢不計前後不識是非惟以討錢為能事而吃喝之聲甚於夜叉威脅之狀無異鬼卒則雖使從奉設

有隱恤同囚之心無可顧藉而惟恐其不趨於其令此莫  
非惡才憑藉鎖卒之勢侵虐獄囚靡不用極以至於此是  
乎所大明律威力制縛人條有曰若以威力主使人毆打  
而致死傷者并以主使之人為首下手之人為從今此惡  
才之罪正合此文為有等以惡才毆以正犯懸錄為乎  
李從奉陵恟於惡才之威喝不敢不聽是如為乎乃既以  
渠手勒之同囚緊束加脚至今海得被傷而致死論以輕  
重雖有首從之別參其情狀無異加功之惡以不犯懸錄  
為乎矧刑吏金光彩監考鄭宗啟鎖匠奴二太崔時同等  
段刑獄典守何等重大而或稱食代出去或稱自外假寐

或稱追到而初不申飭是如可至使惡才恣意作亂而竟  
至海得致斃之境此莫非其矣輩聲氣相通任其討錢之  
致誠極痛駭是白齊

檢題內今此朴海得之致命以初覆檢各人等招觀之良  
置惡才之身為鎖匠威賚罪囚稱以踰門之例錢欲捧半  
百之手記勒使從奉又復侵虐惟意所欲縛束加頭不得  
屈伸其兩脚遂令顛觸於牆壁以至額顛之內綻骨露辜  
限內致斃初覆檢實因既無異同被傷處要害又符法文  
則成獄償命毫無可疑是道况惡才之招既以勒令舉法  
自服從奉之供又以受其指使首實則惡才之為正犯從

奉之為干犯揆以獄體律莫逃焉初覆檢官仍定同推官  
為去子約日會推箇之嚴刑期於輸款為孫金光彰鄭宗  
設奴二太崔時同等段俱以刑鎖匣典守獄囚而惡才之  
行惡討錢佯若不知全不檢飭圍戶之內有此殺變不可  
以食代假保等蔽明有所原恕自本官並只嚴刑一次懲  
勵致送向事是白齊

查官意見內朴海得之被縛枷致死惡才既以舉法自服  
從奉亦以緊縛首實成獄一款無容更議立枷之刑言亦  
髮豎昔聞東廠今見惡才此不償命是曰無法至令推官  
嚴刑取服依律處斬是白齊

道臣跋辭內以獄卒之任而侵虐獄中之囚以殺獄之囚  
而重干殺死之事天下寧有是哉蓋鎖匠以掌獄之卒操  
縱諸囚討錢討食固為痛駭而惡才則稱以例錢徵索罪  
囚至五十兩之多而見其不許肆蕩忿怒恐喝囚徒加以  
虐刑引其首械縛於脚端致使頭足硬直作一蘧篠終至  
於顛仆觸墻傷項致命其為慘毒豈有如此獄者乎檢驗  
之傷處明是枷觸之痕正犯之招辭亦無蔽明之語成獄  
一款無容更議是白乎孫李從奉段本以殺獄重囚自稱  
獄中掌務一聽鎖匠之指喚侵徵新繫之囚徒不思同病  
之憐忍加慘虐之刑遂使海得終至致死其矣本罪則事

涉疑案雖八稟放是白乎乃至於此獄則聽人下手者差  
異首惡而兩罪俱發所犯愈亮揆以情法難進加功之律  
是白乎祿惡才段敢以獄卒凌虐罪囚至於殺死之境則  
大明律凌虐罪囚條所引原謀者杖流之文似當照勘是  
白乎矣茅鎖匠之指使掌務之舉行雖謂之發跡遵令可  
也未可以同謀共毆擬議是白如乎威力制縛人條主使  
人為首之文實合旁照是白乎等以同惡才依前嚴刑期  
於取服事

判

付內海州收教獄罪人崔惡才李從奉獄事段道狀則以  
惡才為主使曹啟則從奉為元犯道狀則以制縛人旁照

曹啟則以下手輕重直斬活者俱擬律文細究自有段落  
以此較彼曹啟似勝於道狀而茅於此獄別有所萬人駭  
痛者首從緊敬有不可論是如乎蓋惡才鎖匠也從奉獄  
囚也以獄囚而敢稱掌務以鎖匠而自主指揮一有新囚  
者作奇貨補以踰門例錢討出半百財物或從閤隙而恐  
喝或因枷頭而束縛首與脚接便作籬籬致令跌觸牆頭  
缺傷喉頑費經萬端痛楚纒過十日致命兩囚罪犯均是可  
殺此而曲加區別分而二之何以使京外獄卒獄囚知所  
懲畏而不思惡習乎畢竟首從未知如何酌定而今不可  
遽議其一生一死惡才從奉等并令另加嚴訊期於得情

以言乎實曰則非打非踢以難措辭而咽喉浮腫水飲不通則謂之餓死可也顛跌觸墻項頸傷損則謂之跌死可也流血淋漓瘡毒攻注則謂之瘡死可也以此三者從一懸錄而若其所以餓所以跌所以瘡之由々於被縛枷傷云爾則不失無冤錄體段而事理明白是去乙今以無冤錄所不載者硬定實曰至以驅縛被枷傷被判縛枷傷等語懸錄者揆以獄體有關於後弊當該兩檢官并拿處因此而有另飭京外者年前因宋朝恤獄囚故事使之洒滌其枷杻量給其衣藥既又嚴飭獄卒輩之凌虐罪囚者揭示令甲不啻丁寧是去乙飭令未幾便已解弛獄卒獄囚之

符同行惡致有此殺越人命之舉國有法紀豈敢乃爾藉曰營卒異於邑卒營屬行惡本官其可袖手傍觀而不思所以防戢之道事在再昨年十月則道伯不可論當該地方官不可以檢案事拿處而止為先罷黜當日監守是在所謂刑吏監考等令道臣嚴刑定配伊後不即發告人等設置亦令刑推懲勵海州如此京外獄囚之困於徵索可知特無殺傷不至現發耳此而尋常看過後弊將有不可勝言者此後或有復踵前習者犯者并與監獄卒吏同律當該掌獄官負重繩不飭之堂上及道伯亦當別暇論責事先自卿曹另加管束仍將判付辭意措辭行會於八道

兩都以示申令之意京以捕廳外以兵水營鎮管一體知  
委莫曰九重深邃予有繡衣自可按察無或放忽事並須  
各別嚴飭

黃州李春世搽打者斤連致死

查官意見內大凡藐怒他人自搽子女兒漢例習世或有  
之而今此李春世段逞憾則任打兩箇醉漢生恟則反搽  
三歲女息取讀履檢狀跋尾春世奮打揮擲之狀赤子塗  
腦完轉之形情境依然令人潯下諸訂手指搽處則春世  
之恟服環轉檢官面命永訣則其母之垂首無言真可謂  
形容得善矣春世終始推諉不過曰扶八大哥之際被宅

勳所踏是如是乎矣其於大哥既極意而毆打後何情而  
扶八扶八之說既是架虛則被踏之稱自歸落空傷損詞  
證利然吻合面質之際情窮辭迫春世之為搽殺者斤連  
之為正犯新然無疑此實天下之極惡人倫大變嚴刑取  
販施以當律是白齊

黃州尹成大毆打折項玉就廷致死

初檢結辭內今此就廷之死已為五日渾身變動間々潰  
爛是乎所翻轉按檢則屍親所告脊背腎疔等處無血瘡  
堅硬之狀是遺項頭浮高青黑方有腐爛之意而以手按  
指則皮肉相離隨指有響是乎等以拽搖屍首即項頭殆

同無骨左傾右歌宛如瓢亦懸蔓之形分此不喻者證金  
德中招內尹成太執就廷上土自抹樓上摔下庭中是如  
為遣正犯尹成太招內拖下就廷之足數次蹴踏是如為  
卧乎所李荃舍廊抹樓不過半間而自抹樓上至石臺以  
周尺為二尺二寸自臺石至地上為一尺九寸則可為半  
丈之高假令人無心跌墜是予良置項頸腰背間必有折  
傷之患是去乙况於尹成太與就廷言語憤氣撐中以毒  
手執足拖下則先墜臺石後撲地上項頸受傷其勢必然  
是遣乘憤曳下以足踏蹴之狀渠既一一納招則此為折  
案是白齊

判  
檢題內王就廷之致命勿論折項與被踢傷處既不明  
實曰亦欠的確是乎矣日久行檢則當暑屍敗傷處之不  
分明不是異事是遣正犯尹成太之招亦不敢自掩爛爛  
承款則成獄償命一節初無可疑而其初招中腰背致傷  
再招中項頸致傷云者隱然歸之於蹟撲致命以為眩亂  
遷就之地行兇節次終不直招者萬々擗頑以此發問目  
依例同推期於直招為強雖以被踢言之先右蹴先左蹴  
用力之緊歇不同着皮屨着草屨致傷之輕重懸異而亦  
何不發問目取招是喻初覆檢俱未免疎忽向事是白齊  
付內黃州牧殺獄罪人尹成太獄事段積憾於水軍之充

定惹開於身布之替徽手勢語頭轉益鹿猛羊丈高樓橫  
拖倒拽折項致死勢所必至正犯初覆檢招辭可謂爛熳  
自服而外似輸款內實喜奸必也二三為說終不指的納  
供以致考覆償命之遲及夫時月稍久之後乃敢一反  
前說歸之於夫足自墜者究厥情狀尤萬々巧惡是如予  
此等獄案毫無可疑成太之身乙依前同推期於輸情

廷安朱貴接折項李東貧致死

查官意見內李東貧之實曰狼藉明是跌傷之痕詞證俱  
備皆傳死者之言分此不喻貴接亦不能自隱初則曰推  
擠崖邊而甍項與石醉不能詳知是如是遣中則拳撞其

胷手打乳下是如是遣終則曰既與相關而項頸傷處如  
是則何敢畜免乎拳撞手打之後又打其腦下是如而初  
手推後忽又變辭則朱貴接之為正犯斯然無疑嚴刑得  
情依律處斬是白齊

道臣跋辭內人凡殺獄雖有許多傷痕實曰不過一處肯  
綮今此李東貧之致命明是項頸折傷則諸般打踢之痕  
姑捨是項折一款宜先理會是白乎所孔世俊以最初緊  
證親聽死者之言則以為渠先以頭撞觸貴接之際未及  
撞觸自顛於地又曰以頭欲撞虛撞仆地蓋貴接向崖而  
來東貧據崖而坐方其起立欲撞俯頭而引頸乃忽虛觸



判

自仆從高而逆下則其勢必委身倒地項先受傷然則東  
賢之項折非必貴接之手犯而特其仆也之後拳踢隨加  
此傷彼折人我莫別重以兩人共醉各不省事非但死者  
之不能自知抑亦犯人之不敢自明是白如子向使東賢  
雖非項折其他痕損難保必生而惟其飲情之本實因而  
已實因苟有可疑獄情有難究決是白子等以茲敢拈出  
疑端妄陳愚見是白子矢傷處既甚狼藉詞證又皆雷同  
亦不敢遽請惟輕之典祗殊處分是白齊

付內貴接來問東賢家即此獄緊案則屍親初指中不少  
槩見者果何委折是隱喻彼此皆不勝酒主客互相撞背

則是所謂秦楚之戰得失惟均鬻觸之爭勝負何居者也  
是如子方其貴接之挺身有此東賢之引頸而扶執之世  
後未免放手則不知不覺之中滾之下側岸滑沙之間勢  
所必至然則東賢之項折非貴接之所犯即渠不能衛其  
足之致其他諸般傷痕雖甚狼藉實因既已項折懸錄則  
以此歸之償命之科果涉太凌太遽之嫌卿等更加論理  
回啓事

海州趙汧武折項白昌大致死

查官意見內趙汧武打殺白昌大事殺汧武之起鬧義女  
之被污固是常漢之例套昌大之欲盡其叔之見辱亦為

至親之公憤兩人之爭端勢所必至而荷真木而打項  
屍親自春世告之間大吠而觀打着證金於仁老味訂之  
而汗武妾李呂史招內汗武著衣而出與世春相鬪而  
昌大仆臥庭邊是如是遣汗武甥金走了沙里招內汗  
武夜至求藥曰吾與白昌大相鬪即今氣塞是如是遣  
汗武父萬柱之招內夜聞汗武之打人之說未見則昌  
大果為被打至於死境是如則汗武之打殺昌大不獨  
屍親看證之招如合符節其妾證之其甥之證其父又  
從而訂之償命之律無容更議嚴刑得情依律處  
斬是白齊

道臣跋辭內蓋此獄事詞素既明端緒無疑而始曰正犯  
也逃躲幾至周歲未行推覈是白等尼罪在難遁竟就捕  
獲此可見乾道之孔昭矣至若項頭折傷難掩下手之亮  
毒證招丁寧更無容喙而發明是白去乙乃敢以自觸材  
木等說欲售眩亂之計者究厥情狀尤極叵測乙仍予以  
另加嚴訊斯速輸款之意速飭推官是白齊  
永同李次得曳項姜中行致死

覆檢結辭內李次得起鬪於致牛吃太乘憤於逼辱執鬻  
死者所患是項頭之間致命在十日之後而鬪鬪時干証  
病卧時參見之人言之既詳今比不喻屍身傷處之外顯

者項部左右髮際艾灸之痕極其狼藉額頰左耳膏脰皮  
磨之跡亦甚分明即此數者次得亦不敢全事欺隱且陳  
其狀渠果執髻禱神之節其所擇曳致命惟恟督禱不問  
可知則曳中行傷項頭詞訂俱備新莽已成似此獄事更  
無起疑論列之端蓋其致死出於次得之手皎然可知而  
致死之因宜可執一而論新有難混同而說去是如子莽以項  
頭之微浮青黑歎不正轉搖觀之或惡折項而躬舉屍首  
向後搖之則殆無骨力向前搖之則稍有勁意又其殞命  
在一旬之久則折項者決無十日延命向前稍動之理是  
遣以飲食之欲吞還流言語之欲吐且訥推之或慮其塞

喉而屍親郭女初招則曰未飲水未言語其他諸人則或  
告死者之酬酢或云舉匙而灌水郭女三招則乃曰吐吞  
無常是如則恐不當從元告必成獄之言而直謂塞喉而  
死是遣但其委痛之日仰卧房中項直仰天頭低向後之  
狀不特出於干連諸人之招許多洞人之問病者難以  
推捉故曹上白龔雖為取招是予乃檢驗時查問則一洞老  
少聲多往見云而衆口同辭誠如干連之招龔不喻雖以  
中行未死時言之每以項骨之違折刺痛而屈伸不得至  
於艾灸之境且以檢屍時所顯之驗究之向後而殆無骨  
力者吻合於生前蘧篋之症其所致死不外於被擇曳違

骨故實曰段以被捽曳違骨致死懸錄正犯以李次得懸  
錄是在果中行連喪子女之狀次得雖曰不知家在隔隣  
決無不知之理而根畊尚早牛吃不多則不思隣保之義  
詰責於哭子之日使彼悲苦喪性之人起鬧相鬪者已極  
痛惡是遺常漢之執髻相鬪之際捽曳蹴踏固是吹茅間  
事而况其頭髮之見捽者至於半掬之多此又捽曳之緊  
賊是去乙乃以臨死艾灸作一欄柄而捽曳實狀終不直  
吐是乎所在初相鬪雖無必殺之心獄體至重其所究覈  
償命斷不可已嚴刑究問期於得情何如緣由牒報事  
道臣跋辭內蓋此獄兩檢之業曳項違骨實曰不合被告

正犯懸錄各殊頰頰皮磨近於曳項食噪色青觀於違骨  
告犯之間戕害者同而初覆所見彷彿相似是白如乎惟  
彼吃菽之牛甚於踏葵之馬則涼處飼之是特古人之美  
事而移怒至者無惟常漢之悖習折算申金始有山上之  
傳呼捨莠丁得終見門前之救解事端起於細微則寧有  
欲殺之心驚憤由於吝惜則可見必打之勢且夫半握之  
落髮尤是亂曳之斬素頭却之異於平人已官前之供  
矣毒之發於盛夏亦出理外之言地龍勸服是果醫治之  
方屠狗忌故驗寃適之辭往來田野之事既無立證之處  
祈禱痘神之舉實緣生脚之致從以十日之稍久謂非折

項而致命方當二子之連化豈忍犯手於喪性况於隣比  
之誼有此殘毒之變則中行之抱寃理在必報次得之行  
兇難以終諱本事雖出於無情微體有難以從輕是白子  
等以方令依式同推期於輸款是白齋

曹咨辭內永同縣殺獄罪人李次得獄事此獄肯齋專在  
於被摔傷項而傷項之緊者即折骨也傷項之緩者是違  
骨也驗其受傷之如彼如此以折致死之或遲或速而勿  
論受傷之緊緩終不免死則同耳當初相聞不過微細之事  
一時乘憤豈是戕害之意而既搜其髮則必曳其項既曳  
其項則必違其骨能免即地致死而迄及一旬者項間軟

骨不折而違之故也覆檢所論較詳於初檢而項部之浮  
黑歆不正已有明驗且手舉屍首向後則無力向前則稍  
勁者其違在後之致咽喉因此而漸塞欲啞由是而全廢  
轉而至死其勢固然是白如子元犯所謂夫賊後喪性艾  
炎餘肆毒云者亦不近似喪性者不必痛喉艾炎處亦不  
成瘡愈徐良北一北二連日之逢既無指訂允丁末烈序  
私之供可驗對讐惟其怒蓄移人殆甚蹊田奪牛而始回  
言詰終成殺變臨絕而連呼次得死者之言從以可知頭  
奇之異於平人元犯之供無異自服浴身以禱似出自恟  
動神之說尤涉無理苟究其心雖非故殺若論其迹難免

判

償命更加嚴訊期於取服何如

付內永同縣殺獄罪人李次得獄事段詞訂則沒把捉情跡則無形現以至屍帳檢驗非癥痕則灸痕初異堅硬黑黯等執賊之處則成獄一款似有更商量是德乃鬧端起吃苗牛閻勢若張距之鷄碎髮而被傷既多曳項而受毒亦重則曰仍致死勢所必至愈除良潔沐淨衣躬禱神床雖云金連彭之所懲患渠若無真有所犯顧何必偃僂乞憐於巫覡以祈其命乎次得身已姑令依前訊推為有矣言聽面稽若有參怨之端勿以判下為拘頂即報營仍又救舉狀聞之意并以分付

永同李石史薩咬連安代致死

初檢結辭內殺獄推覈當信者屍親也當問者干證也照法而不惑者檢驗屍身也今此連安代有子有夫非曰無屍親其父不孫年老且妾荒錯之招不足取信而聞聽其子金蔽人既不肖眩亂之辭輒多起疑而屢覈是遺事出白晝街上非曰無干證而屍親漫濫之計父子為一心故毋論男女舉懷枉擗不欲立隻於隣人生死關頭者誠是人情之無恠則當信之屍親不足信也當問之干證不足問也是乎矣反覆推覈之際間或有語窮而辭竭即地垂盡較時相闕之狀末後私犯敢首漫濫之計終不能全然

掩諱而有隱然呈露者李益孫互相扶執之拓劉石史無  
所省覺之拓金中己與金發酬酢之拓是己死又屍體上  
傷處照應俱極無疑糞門之突兀糞出吻合於無究錄所  
論出氣不得命絕死者之文耳輪耳根之咬痕極其狼藉  
以至有內外相穿可容一齒狀如小破腫鍼穴左頰皮爛  
處爪痕且甚宛然則李女之發憤連安代做出溲行之說  
拓劉女相面取糞汨沫口之際足按之手背皮爛至於二  
寸餘則當此之時其用手之猛咬齒之毒勢所必至而食  
氣緊心坎之間青紫色變既在要害處故或慮按坐納穢  
時所損多試相當藥物良久掩覆而細加按察是乎矣屍

體大段變動青赤色既非一二處肚腹以上至于項頸膨  
脹而骨髓上則中有骨節堅不若內虛膨脹之肚腹執之  
以柔軟則其不可以要害處青赤色謂之致命之曰若論  
致死之根要不出於氣塞齒咬之間而其塞與咬俱是李  
女之所為則豈咬氣盡決知其無疑然而殺獄事體至為  
嚴重實曰不可以混淪懸錄若分輕重如法文所論則諸拓  
中僵卧氣塞之說相照於屍身糞門突兀而糞出之形則  
雖謂之氣塞殞命亦可也初移白尾豕再移金發家云爾  
則其不可仍以氣塞庶可想得愈不喻咬傷之痕如彼其  
分明瘡口周回皮肉損爛不齊而有口齒跡則諸般症形

與無究錄口齒咬傷條無所差矣故實曰段以咬傷致死  
懸錄正犯以李治史懸錄為子孫屍親之罪可勝誅哉其父  
不孫即一老妾將死之人再次盤問其所供辭綴文之故  
若成語脉而聽言觀只不可以率性之人責之是乎乃其  
子金菽不思其母之報仇為人慙忠先菽告而後呈訴反  
欲掩究身之罪究厥心腸萬戮惟輕此而不嚴繩無以懲  
避僻之地數倫者之心是乎孫不連金中已段為其兄嫂  
諉說其妻四寸齒保無事情或無恠而致獄償命三尺至  
嚴則渠敢出居間緩頰之計者不可全然無罪是白齊  
覆檢結辭內仰面之耳輪穴穿合面之耳根傷處內外相

通口齒嚼痕十分明的吻合於無究錄中耳根速死之條  
瘡口周回皮肉損爛之文乙仍于實曰段以被咬致死懸  
錄為子孫蓋以獄情言之金菽不孫乃是被死之人夫與  
子初既以償命之意白活末乃以病死之言呈訴今又兩人  
之供說亂而無所端的變幻而無足憑信于訂之供切隣  
之言或則以全然不知之狀為對或則以閑漫不緊之語  
納招細覈屍親而未見其必報之願推問訂隣而未得其  
可據之案至若不連金中已段於致死人為侄女婿於元  
犯人為媳同生則設或有不連之跡其肯為立復之言乎  
以金菽父子之招觀之中已之居間私和漫漶之跡總露



無餘論其事則可謂無據而究其情則其所左右兩間欲其緩頰而解憤者又不足深責是遺李石史多般發明極口稱究雖緣屍親輩愚迷緩忽無意必報之致究厥致死之根則女人之偏性發憤於行淫之說爛熳毆打間多傷痕而毒勢所及遂至於以齒咬耳之境者明若觀火而及其事出之後敢生自外彌縫之計適足為欲巧反拙之真賊左契是子等以正犯毆以李石史懸錄為子孫金發毆觀其為人不足以人道責之為父母之心禽獸亦然而况人乎不知闔時之委折不察傷處之有無聞乃父言而白活聞李女言而呈訴云者其心所在萬々亮悖此不嚴繩

無以懲僻峽之俗是白齋

道臣跋辭內蓋此敘事極狠毒也絕究酷也被打於大寒之時致命於半晌之間是白如子至偏者婦女之性至醜者淫奸之說而乃以偏性忽聞醜說則毋論本事虛實其所即地憤怒叅以常情勢所必至而方其納穢於口中決無順受之理且當踞坐於宵中可見猛毒之狀壯老不過咬毆互加而無人救解快意逞憾則耳輪缺落明有亂醫之痕心坎深黑必是重壓之驗且其糞門突出曼竅之血流皆合咬壓之文少無疑晦之端扉外曳出之事已有不孫之供橋上僵卧之狀亦見劉女之招而惟其喪性之夫不

判

肖之子無意報復有閔倫紀姻戚勸解雖無私賂之跡前  
後告訴都歸胡亂之料而實曰分明詞訂俱備則今茲連  
安代之頃刻見殺果曰李石史之殘毒行兇其所償命新  
無可原而或以初不犯手為說或以無語蔽明網供屢度  
變辭尚今抵賴者論其情狀極為狼惡乙仍于今方依式  
同推期於輸款是白齊

付內承同殺獄罪人李石史獄事段全蔽之狀真謬判異  
不孫之招立落懸殊泰者但稱橋邊之僵卧詞訂泛說街  
上之傳聞外此可疑之端不一而足元犯蔽明之言屍親  
則甘心和應婦女閩閩之變厥夫則無意抱保者尤萬萬

惟駭初檢官所謂雖謂之氣塞殞命亦可也云々縱有鈞  
索之見不無然疑之意是如子殺獄人命所關除非十分  
明的之案不必控引以為說雖謂之三字果足為決獄之  
符契是乎乙喻大抵鄉俗如有被打於人昇置於彼復之  
家以為施惡討食之資此々有之此獄緊訂莫若金中已  
一人而中已於屍親為姪婿於原犯為媳叔最初起鬧若  
無下手之事則豈有為妻姑反害兄嫂之理而擔昇不於  
妻姑之門負置必也兄嫂之家者可謂真賊掩不得訊推  
時何不以此發問目取招經先決放是隱喻事係淫穢有  
難遞決分付道伯出見意詳查狀聞後稟處

踢傷

京囚吳孫興踢傷趙貴賀致死賣料乞降披髮傷倫

京囚白占卜踢傷尹七金致死以避救護

仁川成三特踢傷金福老未致死疑在奸妻變出近洞

金浦李同伊踢傷黃斗明致死事由責罪犯案從奴

安城官奴介男踢傷尹明俊致死以官庫奴殺輸案民

通津張志興踢傷崔貴萬致死假手宗班案目三變

長湍高之方踢傷崔元世致死元犯搜檢疑端不一

泰安崔允己踢傷 邦貴致死無疑起疑含舊從新

全州朱甲得足踢趙位起致死疑告訂招互相矛盾

扶安私奴西山足踢韓召史致死人馬踢異

萬頃姜道辰足踢李召史致死藏怒月久

全州金龍采足踢孕婦致死六朔被踢

康津私奴毛伊拳踢姜命金致死一店同宿

慶州崔柱敦足踢李世太致死一班一醉

安岳金大隱鼓江足踢文相中致死兄弟叔見

黃州尹才亨毆踢楊大何只致死習打惹鬧

豐川金武金踢打金仁官致死實買鋤子

文化襄弘績足踢裴學大致死此情消奸

白川趙載恒踢打其妻尹召史致死索賂不售

平山鄭大元足踢金光魯致死既肩之親

新溪李允才踢打李光水致死開起言語

新溪朴春福踢打其妻姜召史致死醉心不平

判

京因吳孫興踢傷趙貴貧致死

付內腎脇兩處傷痕若是狼藉金朴兩人招語又極丁寧  
傷處也實曰也詞訂也三者之間無一可疑愈徐良持酒  
賣料莫掩乞降之跡披髮徒跣重犯傷倫之罪即此一狀  
於渠斷案如法償命有不容已孫興身乙依前訊推期於  
取服

京因白占卜踢傷尹七金致死

判

付內兩人抱持一人顛仆則麻翻之勢撞着腹部固是必  
至之事是隱乃屍帳傷痕若肋若膀若腎囊種々堅硬處  
非止腹奇一庫愈除良買薪而溫其埃沽酒而攝其飲真

賊既露於救護斷案莫掩於逃避而乃反抵賴不服究頑特甚占卜身乙依前訊推為祿有卜段以身訂凡少無顧忌必欲驅其凡於死地而後已倫網數矣不可以成獄已久仍以置之各別嚴刑懲勵

仁川成三特踢傷金福老未致死

付內仁川府殺獄罪人成三特獄事段曰他入厨之事殺渠近洞里之人手勢之慘毒屍帳之傷損殆無復餘他酒店張爐要為迎客之資則福老吸烟有何抵死之罪公然拳踢交加遽爾臍脇俱傷以至第四日致命渠雖欲百端粧說烏可免償命之律是祿元犯上典是在朴義按願藉

判

豪奴毆打殘民結縛之不足至於箠撻是如可逮夫成獄之日乃敢空家而逃雖異造謀難免原謀而既受六次嚴刑又被千里遠配姑且無論是隱乃三特之指告義揆頭有推諉抵意實是風化所關而即此一事可謂罪上添罪三特身乙姑令依前同推

金浦李同伊踢傷黃斗明致死

付內金浦郡殺獄罪人李同伊獄事段無論士夫或眾庶私行若有趨從則必以炬後馱後責出店舍鞭朴狼藉甚至於脫笠前驅解髮後繫往々有殺越之變聞是外邑瘡痍是如予觀此同伊獄案藉勢作挈踢兇捶背使鄉曲殘

判

民無罪就死可以反隅如律償命無容更議况於不連劉  
三奉既已决放之後同伊之為元犯尤無起疑之端同伊  
身乙姑令依前同推為於嚴飭沿路守令行人侵困店民  
之弊各別隨現重繩之意措辭行會本道伯處

安城官奴介男踢傷尹明俊致死

付內安城郡殺獄罪人奴介男獄事改大抵貧民納還艱  
楚之狀朝家常所矜惻是如子妻舂禾夫織石甌壘傾儲  
粒々辛苦間或有秉穗之所出不能庸租之所入則賣畊  
特鬻收隸或賃或貸惟恐未及趁期官人真己是如可及  
到官庭也管庫阻僧之輩從中俯仰殆無限節勒捧斗刺

而猶以為零縮各給尺文而亦有所徵索轉至毆打而不  
止越視愈甚秦求無已雖欲入官府呼訴又從而阻撻之  
嗾彼貧民亦何辜也今此介男獄事即是反隅處假使尹  
明俊還穀雖不盈包於渠何尤而忽怒不當怒之事敢打  
不當打之漢將此解面擲彼腰背乃至殺死之境而實因  
既如是狼藉訂援又如彼明的忿除良足踢之詭渠亦自  
服則渠焉道償命之律是於在朝家恤小民之政亦不宜  
別生意見有所扶抑介男身乙姑令依前同推為於許多  
官隸赴役者何限而首奴東春之必以此漢填役使之逃  
躲者果何委折是喻寃厥情狀亦不可無懲自本道從重

決罪

通津張志興踢傷崔貴萬致死

付內通津府殺獄罪人張志興獄事改被死人崔貴萬之於志興搆怨亦已久矣彼志興跡雖單弱名則班族而既聞黑夜踰牆之說又憤白晝登山之辱必欲百般謀害每思一番逞臆脛子東未嘗忘崔貴萬三字是德乃以渠殘劣之勢實無抵敵之望則邀致貧寒班族咸唱鄉民極出串昌諸人假稱官差藉勢而脅迫出門設謀而誘引至路則渠乃極力挽執恣意毆打此固必至之勢茅此茅文案疑端不一檢驗事體何等至重而初檢以自縊樣懸錄覆

判

檢四檢以被踢樣懸錄三檢以勒縊樣懸錄是遺屍親招中或云結縛亂打是如為誣或云毆迫氣塞是如為誣或云熟麻結項中逐殞命是如為則熟麻為行兇之器結項為致命之本而初不分明納拱末又漫漶說去者有甚委折是喻訊推殆近數紀狀牒不啻屢牘則其在慎獄之義不可遽然決折志興身乙更令該道各別嚴訊詳查狀聞長湍高乙方踢傷崔元世致死

判

付內長湍府殺獄罪人高乙方獄事改曾曰本道錄啓拈出八條疑端有此元犯搜捉之舉是如乎自上判決之後邑查道狀從而曰是畢竟龍孫則刑放之方則仍推首從



已分牢不可破而朝家之意則疑晦多端未嘗自信業欲一番徐究而未果今閱文恭果不無一二更高者是置此獄元犯不出之方龍孫兩漢而之方主人也龍孫從人也謀事之誤至有移怒之舉則之方憤恨固當倍於龍孫而隣聞拔釵自是常習賊反荷杖亦有古語况蘇縵加誨責輒乃盛氣則半夜虛行固有歸咎之心片言起鬧豈無相闕之理不可以主客之別專歸之於之方是遣龍孫緊踢元犯蹲坐云者始出於之方切咽之招故雖不準信是隱乃龍孫前後招中踢打一款終不顯言發明則之方之左手犯足可推知是孫元世落留便同負去之僧則之方之既

來旒去固無足惟而及其曰死之後同行諸人蒼黃驚訝宜當一齊往見而占危太位等之先送龍孫者又何故是喻此必是元世之死由於龍孫之緊踢故首送起鬧之人使渠自當之致龍孫之最初受欺於此可見是孫又若以之方之中路逃躲多年歲蹤添渠斬業則又有一言可卜者之方之逃猶可謂以自知其罪先機逃避而奉伊之推手同歸亦將以此而擬議元犯耶龍孫若是元犯決無傳訃之理云者果不無是理而前後殺獄元犯之躬往傳訃欲掩其跡者亦復何限乎殺越之變有非尋常亮音三人守屍一夜苦待則理當汲々通傳次問之方之來否是去

乙徐待其妻之飯訖瞞言渠夫之氣窒者又何其雍容之至此是蘇村氏持杖醉事不覺之說顯有推諉之跡而對質之招亦不分明則徒見窘迫之態而益著疑眩之端是遣且占扈太位之方雖是同姓或異姓之親而龍孫同囚之方在逃則扈獄之顏情既熟鎮捕之頭面無期除非道義之交骨肉之親則何不一辭諉之於之方而前後九年挺身以龍孫一人立證乎及見獄成案具出場無日乃以出萬死之計議發成一團之說此是必至之理是如予大抵蹴踢者龍孫也勒縊者之方也當初事端雖是造謀之人未稍殺事非渠獨知之事而為之方者來聲作伴數

人相運屍則以此堅硬之傷痕龍孫之為元犯孰有異議乎既犯同情之律又著故犯之跡而自初恐惴獨自彌縫是如可及當就捕之後言々狂撲節々隱諱並與落留一節而直諉於龍孫渠之新案渠所自判三尺之律有何容惜而求生必死意出慎獄舍舊從新貴在平心以情以跡若不十分明的而徒執一二疑端強定曰某為首某為從致有橫罹冤枉之歎則朝家之意寧忍為是今此數項起疑之端非曰之方之可生而龍孫之可殺也亦非曰昔日言非而今日言是也鄭重難信訝惑滋甚又不得不論理判下為去予道伯莅任屬耳此獄顛末尚未聞意見之如

何分付該道別定剛明官敷演此外違端應問各人處反覆窮詰仍具意見狀聞為有矣若曰難於為說又未允牘突則是豈宣揚德義之道哉之方之其生其死當惟道啓是從決不以重獄屢反有所持疑此意並以一體分付

泰安崔允已陽傷 邢貴致死

判  
付內昨春審理時朝家於此獄案反覆參考未得十分的當之疑端不得已措辭判下仍令如式同推是如子觀此叅議跋辭無疑處起疑起疑之說無不鑿々中窳且其數陳諸條宛轉方便無甚碍滯加以道盡事情徃々有令人刺骨處所謂濯去舊見以來新意者政謂此獄準備朝家

豈可先八為主不合轉環之義子允已身乙令該道加刑  
放送之意分付

全州朱甲得足踢趙位起致死

初檢結辭內今此屍身仰面上血盆骨浮高一處毆半柔半硬又其痕圍不大不可斷以致命實因是子矣至於石脇下毆接於腎囊連於小腹而所謂腎囊小腹皆是速死之處也屍親論之母女及其女婿林有福等招內所謂踢其腎囊腎丘云者似是此處而圍圍既大血瘡亦著其為被足踢於斯可驗是遣且被踢在於十六日致死在於十八日則與律文所云母過三日如是符合而被踢致死明

白無疑是乎等以實目段以被踢致死懸錄正犯段以朱  
甲得懸錄為在果甲得毆打位起於店幕之說得聞於樵  
童輩是如既有屍親之招則事當推問而同樵童輩皆是  
七八歲兒童故不得質問是白齊

道臣跋辭內此獄以屍傷處觀之則血盈骨之浮硬腎  
囊傍之血痕俱係要害致命之處倉除良况其執髻相詰  
卽是毆踢光景而以正犯死中求生之心猶不得全然發  
明於初覆檢時則朱甲得踢殺趙位起丁寧無疑是白乎  
矣但初覆檢時屍親論之所謂其夫被打時不為目觀之  
說叅考於有福同姓之招則不無相左之端是白遣看訂

李長朝初檢初招則曰甲得位起乘醉相詰之由得聞於  
河石史而其矣身初不目觀是如為白遣初檢再招則曰  
甲得與位起言詰而以初無被打之事是如為白遣又曰  
其矣身挽執甲得頭髻解紛送是如為白有卧乎所其  
執每々矛盾未得歸一故有此覆查之舉是白如乎臣別  
定推官同屍親及詞訂各人等使之嚴加究覈是白乎則  
屍親論之今招內初聞時趕往而未及見是如為白遣再  
打時則渠亦逢打避還於其夫被打之前故又未得叅看  
是如為白卧乎所渠雖無知村女決無為讐人掩諱本事  
之理是白遣且以其時事勢叅互於金有福今招則論之

蒼黃趕往在於位起初次被打之後論之、逢打避還在  
於位起再次被打之前則其未目覩亦自有據是白子孫  
李長朝即此獄之緊證而初覆檢時甲得之毆打實狀不  
為直告只以解聞遂送等語漫漶納招是白如可到今更  
查之日終不敢一向欺隱伊時甲得之手毆足踢明白目  
覩是如始乃箇、質言節、吐實是白子所今則論之之  
招既無可疑李長朝亦直陳無隱而獄案詞訂始得歸一  
則正犯朱甲得踢殺趙位起情跡尤為彰露是白如子上  
項罪人朱甲得待用刑嚴加刑訊期於得情事令該曹稟  
覆事為白子孫看訂李長朝後初不直招欲為疑亂獄情

者誠極痛惡自臣營從重懲勵是白齊

扶安私奴西山足踢韓石史致死

道臣查該內大抵此獄肯繫專在於人踢馬觸之辨別是  
白如子應問各人等捉致臣營臣與諸查官反覆詳查考  
閱初覆檢屍帳畚以各人等供辭則此獄明是人毆決非  
馬傷是白子所以其屍帳而言之則左額角之皮脫左眼  
胞之浮高左右太陽穴眉叢之色青微硬左腮頰之血瘡  
微硬左耳垂之紫赤微腫左額頰之青黑微腫髮際左耳  
根及左頸之黑點堅硬等處無非要害致命之處是白如  
子果是馬躡所傷而面部傷處至於此多則宜其血肉糜

爛卽地致死豈至皮脫浮高挨至六日之久是白子孫且  
馬之奔逸步勢濶遠而人面則不過樣子大耳假使誤觸  
被躪一處傷破猶或可也宜有眼耳額肩腮頰頭領均被  
其傷若是甚多之理乎况其傷處無一點蹄鉄之痕以無  
完錄馬踏死條參驗是白良置無所襯合則其非馬躪灼  
然可知是白遣且西山初覆招則曰渠馬奔出躪付韓女  
是如為白遣今招則曰扶上韓女於馬背之際為馬所墜  
仍被蹂躪是如為毋乎所五年丁太所騎之馬今忽為韓  
女所騎之馬者真所謂欲巧反拙而設如渠言果有扶騎  
韓女之事則此為渠緊閉處是白去乙初覆檢及前後會

推一不提說是白如可今始變幻網招者蓋見其專事誣  
罔死中求生之計是白遣况詳看證吳仁才目覩其拳毆  
足踢之狀李龍奉朴奉孫參見其倒卧流血之跡其所納  
供瞭然如指掌愈不喻且韓女石打西山之說既出於西  
山之招則西山之島地報復毆打韓女不言可知而此為  
渠真贓之故到今查問之下忽變辭曰韓女初無以石打  
渠之事云其前後狂悖眩亂獄情之狀節々總露是白如  
子此獄馬躪之說既已落空則西山之打殺韓女明白無疑  
如法償命斷不可已是白去乙一向抵賴徒事變招終不  
輸款者萬々亮擲上項罪人私女西山更加嚴刑期於得

情是白齊

判  
付內扶安縣殺獄罪人私奴西山獄事段陽傷躅傷莫云  
人馬亦同拳打石打即是挺刃無異道狀皆啓俱甚明確  
各有所據西山身乙姑令依前同推

萬頃姜道辰足陽李石史致死

判  
付內萬頃縣殺獄罪人姜道辰獄事段言出一時之戲怒  
藏兩月之久手打千得足陽李女生死雖分於歇緊停毒  
并及母子揆厥情狀已極駭痛而胞脫既非痲病腦暈昭  
在法文擬撰之招不足取信道辰身乙姑令依前同推  
付內今日陽明日死無異卽他是如乎足陽之舉雖無公

證之目覩顏仆之狀明有朱女之口拓大抵肚脫胞卽尋  
常恒有之事而元非危證慈崇則決無因此致命之端而  
李女翌日之死蓋以脫胞之由於重踢非因脫胞而至於  
必死也然則此獄肯察只當論被踢與不被踢不必言脫  
胞與不脫胞也若被踢一款屍親之言別無構捏之跡崔  
女之招又有扶歸之舉徐良千得是才人也道辰是良  
人也以地則差賤而差貴以年則一少而一長方其招問  
之時已有十分惹鬧之意則以其數次打頰之氣勢獨無  
一番猛踢之舉措乎其所謂一臂推擠適足為欲巧之拙  
而重被淫夫之毆打的在數日之前此一款竅合致疑亦

既八於推官廉探則安知非道辰下手適值被打之餘乎  
是隱喻且况道啓中頗腦相左云々意見亦有所見是如  
乎此而如法償命則烏在其審理之本意道辰身乙嚴刑  
一次減死定配

全州金龍米足踢孕婦致死

付內全州府殺獄罪人金龍米獄事殺當初道啓已有原  
怨之論而至今訊推槩出難慎之意是如子六朔被踢七  
日墮胎竟至於母子并命則無論故殺與戲殺由我之律  
渠烏得免乎反覆參究誠無傳生之端是隱乃但以常情  
論之則偶隣之人誼不尋常懷孕之女理宜護惜方其起

判

鬧之時醉裏拳法實出誇戲憤頭之勢不過邂逅夫則追  
出婦則抱持以身翼蔽互相顛倒勢所必至鹿拳大踢何  
必盡歸之於龍米是亦伊後數日或炊飯或縫衣者无可  
見其被踢之不甚重忿不喻設令被踢而墮胎墮胎者未  
必盡死果是的確之論雖以看訂千世之招觀之不無疑  
慮云者一村諸人之初不十分致疑可以推知是如乎此  
等罪疑之類付諸惟輕不至為大段失刑龍米身乙加刑  
一次減死定配

康津私奴斗乙伊拳踢姜命全致死

付內康津縣殺獄罪人奴斗乙伊獄事殺一店同宿兩人

判



皆醉利爭刀錐變成戈戟原其本意非緣欲殺究厥未稍  
焉適當律茅同高已奉無異屍親店主昌實聞公證而只曰  
髻脚之互執不言拳踢之獨加兩人之招如出一口亞堂  
意見膝踖致殞之說抑或近理大抵常輩或因酒力或因  
憤頭起鬧微瑣之事轉成鬪閔之舉而兩撞兩薄一生一  
死亦足歸之於幸不幸之如何且十七年滯獄屢百次刑  
訊庶或懲戢老伊身乙減死定配

慶州崔柱敦足踢李世太致死

檢題內屍帳捧上是在果實曰之狼藉已無可言元犯之  
自服不待刑訊具格同推考覆親問直是次茅件事是乎

矣茅念渠之前後之招皆以醉中之事為言者蓋其兇巧  
之心妄以為使酒歐人之舉庶或有原情恕罪之端是乃  
酤酒殺人元無減死之法念除良渠若真箇被酒而殆無  
省覺則草賊之辱何以記得是弥敷次之踢何以想來是  
乙喻其所起憤也犯手也皆有節次非若爛醉之人東顧  
西倒偶然殺傷之類渠何敢以醉之一字隱然有漫漶之  
意乎雖然其在檢驗之體則醉與不醉亦宜一問於屍親  
及干連諸人而初覆之檢一併闕之俱涉踈忽而邑刑吏  
為先附過縣監仍定同推官崔柱敦以此題辭發問目  
嚴刑取服為葬屍親及干連諸人處亦以此一併取招是

判

乎矣亦不必因此滯囚取招後卽為放送屍體出給埋瘞之意收移施行為初檢伏中金千夫招辭獨以初三日為言此必該吏誤書之致各別查治之意收移施行向事是白齊

付內慶州府殺獄罪人崔柱敦獄事毆體無完膚卽日致命不待叅證已經款服其醉不醉初不當問跡其行亮不待情節之至陰慘而已此外又有寒心者崔柱敦雖方丁壯李世太亦非衰老闔閭之時一般沉醉設令強弱之或異不宜拳踢之偏而解其帶而縛其手惟意毆打而自初頃受莫之敢抗此無他也平日良民之視士豪殆甚於猛

席以致積畏約之漸至於被縛被毆而曾不敢誰何豈特一柱敦一世大為然哉士班之賊虐良民至此而為長吏者越視而不之恤揆以法理寧有是耶此等豪橫殘虐之類決不容一日失刑另如同推期於輸情

安岳金大隱叢江足陽文相中致死

覆檢結辭內今此文相中屍體依例按檢是乎則已經五日遍體變動腐爛而滿腹膨脹堅硬肉色或黑或紫蛇皮間落間起實難辨認是乎矣右脇下膀上血瘡色紫處左脇下膀上皮損成暈處顯與叢變肉色不同是乎跡數道大腸突出大異常例且以各人招辭觀之文相中為金大

隱叢江所踢即時昏倒歸家苦痛翌日致死則大隱叢江  
之脚踢文相中內傷臟腑仍以速死明白無疑乙仍于實  
因段以踢傷致死懸錄為于孫元告招內以為叢江兄弟  
同力毆打是如為于乃始聞先犯脚踢昏倒既是大隱叢  
江之所為而以其面質招辭觀之則元告之急于報讐初  
則混同說去未乃吐出實狀事無足惟元犯段以大隱叢  
江懸錄為于孫元犯金大隱叢江醉中叢怒於作三寸文  
質徵之見辱踢倒文相中之狀非但元告之招明白有據  
以其牙者隱叢江之招觀之相鬪毆打之狀明若觀火其  
所納招惶怖虛謊全不成說初諉之又質徵而元告及諸

人之招皆不以質徵為犯人則其歸罪平人欲為自脫者  
不過為死中求生之計而所引證人與之頭面則箇箇落  
空究厥所為萬萬痛該若不各別嚴刑難以取服是乎孫  
者隱叢江段既以其兄為正犯則同力毆打之說無他叢  
證事涉疑晦是乎乃獄體重大不可以自明之辭遽從惟  
輕之典是乎孫文質徵段初既爭端未乃避去則相鬪委  
折勢必詳知是乎矣終始隱諱吞吐不叢極為巧惡亦為  
嚴刑得情未知何如是乎孫申召史批頰之說雖出於元  
告之招是乎乃不聞於致命之目則不必深究是乎孫元  
犯更招中所引證人三人中二人段面質時既已脫空并

為保放以待處分而一人段在逃未捉使之議捕是白齊  
檢題內屍帳捧上是在果觀此兩檢狀初檢實目以被踢  
懸錄覆檢實目以踢傷雖有下字之稍異其為踢殺則一  
也初檢之紫黯微堅覆檢之血瘡堅硬但在要害致命之  
處實目若是分明成獄一款今無可疑况孫俞石史文憲  
長之招大隱發江足踢相中協助即地倒地是如為遣者  
隱發江與憲長面質時其所稱挽解其兄執項爭詰之說  
及備隣之間不幸至此吾當毀家出去等說可謂真情綻  
露掩諱不得矣乘憤執項之際毆打蹴踏其勢必然是遣  
毀家出去之說苟非其兄之毆打則亦何必萌動此心乎

渠以同氣之情雖欲掩諱惟此數款說話自然真情露出  
到此地頭大隱發江之為正犯昭不可掩是去乙敢以癩  
亂含嬌等說欲為粧撰眩亂且為推諉他人死中求生之  
計尤極兇悍初覆檢官仍定同推官約日會推其行兇節  
次嚴刑究問期於得情為務至於者隱發江段雖與渠兄  
之元犯有異屍親之招既曰同力乘勢脚踏足踏又曰手  
握頭髮亦為拳毆是如是遣且以渠招觀之挽解其兄執  
項相鬪云者可驗其牽涉毆打之狀矣若或挽解則豈至  
於經夜致死是孫况憲長之招佯為救解云者尤似近理  
其所助勢毆打明若觀火各別嚴刑究問為孫文賢徵段

屍親諸招皆曰相中被打時丁寧參見是如是遣大隱發  
江之招亦曰與相中言詰是如愈除良大隱發江之相聞  
本非無端實由於相中向賈徵言辭悖慢之故云爾則賈  
徵之參見的然可知而終始隱諱之狀極涉巧惡各別嚴  
刑盤問其餘各人放送在逃未抵者另飭議詢向事是白  
齊

道臣跋辭內蓋金大隱發江之為此獄正犯不待詞證即  
其母與身之供已不得掩覆則固無疑於首從之分而者  
隱發江之犯手與否屍親之言前後矛盾所謂佯為抗解  
實同毆打之說雖或近理未免臆料有不可直驅之於助

判

勢加攻之科是白如子兄弟同因多年并推恐久審克之  
道乙仍于臣於昨年十二月者隱發江段以姑為停刑保  
放之意分付推官是白加尼今日審理之命又以者隱發  
江加刑一次放送之意已為發閱是白遣回正犯大隱發  
江段連加嚴訊期於輸款事

付內安岳郡殺獄罪人金大隱發江者隱發江獄事段與  
湖南邵昌務昌賢等獄事大同而小異是如子邵哥則伯  
仲之間難卡首從乙仍于多年閱推竟皆傳生而至於此  
獄下手輕重姑且舍是并力與否理宜按問大抵兄弟并  
力之說屍親諸招前後不但矛盾違端尚無歸宿初檢傷

處則在於脇下跨上而其母俞女之招則以為大隱發江足踢胷者隱發江無數蹴踏是如為孫其弟文憲長之招則以為大隱發江足踢右脇者隱發江蹴踏脊背是如為孫履檢傷處則莖物浮脹腎囊浮高腹部膨脹腸子突出而其他脇下跨上等血瘡處長廣分寸比初檢不啻判異余除良俞女之招以為大隱發江足踢脇肋者隱發江脚踢足踏是如為孫文憲長招以為大隱發江脚踢脇肋拳毆脊背者隱發江亦為拳毆脊背是如為有在果執此究之兩人之分明并力槩可知已至於下手之輕重設令者隱發江不及大隱發江是良置此則詳覈後始可分別

首從是孫又以實目言之初檢則曰被踢覆檢則被傷兩檢實目如是逕庭被踢與被傷懸各有分屬於凡冢者則兩漢之為首為從當視被踢被踏孰緊孰歇道伯初不細詰詳查而數次同推之後遽定元犯一放一囚者殊乖明慎之方是如乎所謂者隱發江更為捉來嚴問應問各人一體取招稍俟疑端歸一獄體究竟從後次折不至為晚以此分付道臣為孫農氏滯囚可問干連諸人捧供後昂為放送亦不必上營會查令同推官會查牒報後枚舉狀聞事并以分付

黃州尹才亨毆踢楊大阿只致死

覆檢結辭內今此楊大阿只屍身翻轉檢驗則遍身朽敗之中胃腔傷處宛然不腐以無究錄中不傷之肉壞爛被傷之肉則堅硬而付骨條見之益可驗矣且係要害處則因此致死明白無疑實因段以被踢致死屍帳懸錄為子弥大阿只垂死之言屍親楊召史丁寧納招愈不喻其踢打辭錄雖以才亨之兇悍亦不敢全然牢諱乃以執頭髻兩介等語為供凡為人解圍者處在兩閱之間左右介挽即其例也安有執一違人之髻而兩介勸解者乎今此才亨欲逞自己之狠毒橫當他人之惹鬧而執髻毆踢傷人命明若觀火而窮遁彌縫擬撰納招者萬萬巧惡正犯段

以尹才亨懸錄為子弥韓道秀段其所相閱既出於其矢之不拜雖無踢打之證左起開助勢之罪在所難免乙仍以被告懸錄是白齊  
檢題內蓋此獄事胃腔傷處狼藉兩檢實目分明別無疑端是乎矣其所詳慎惟在於覈得正犯尹才亨段屍親楊召史招內大阿只臨死之言曰吾為才亨毆踢必死是如是遣屍親深究專在於尹才亨是如是遣看訂車五月金初招執髻挽跣之說又如是的實渠雖喙三尺烏可免正犯之律乎况弥其矣與道秀面質時亦稱執大阿只之髻而挽止云渠以平日含憾之人乘機執髻豈有挽止之理

也初招以怒喫河豚卵之訛歸咎於屍親再招以道秀足  
踢之訛直驅於道秀反覆變幻鼓生掉脫之詐者情狀尤  
極兇悍初覆檢官同推官差定為去子即為會推行兇情  
節嚴加盤問期於輸情為跡韓道秀段大河只臨死之言  
只舉才亨屍親深究亦在才亨看訂五目金之招且無執  
髻毆打等訛比諸才亨罪狀雖有間焉是乎乃當相詰渠  
為首倡僉不喻况才亨毆打之時渠亦恚憤肆氣則宜有  
不犯手傍觀之理哉况且楊德山之言才亨協刀道秀并  
力突八云則并手二字其非退立尤可驗矣刀毆者果是  
才亨而助勢者宜非道秀乎亦難免次律是如乎除尋常

判

一體嚴問為跡車五目金段初檢時既以東挽西馳之說  
丁寧納招是如可覆檢時忽然變辭以全不記憶眩亂獄  
情者極為巧惡更加盤問期於從實取招向事是白齊  
付內黃州收殺獄罪人尹才亨獄事段屍悵傷處極其狠  
藉無論緊打之在於才亨與韓道秀其為殺傷更無可疑  
二人之中一人自可償命而緊打之在誰終無現著之明  
據看訂是在五目金即愚無知識之人也且其供語全沒  
倫次強引生前作復之事要作死後償命之禁自初檢時  
遽定元犯以至一效一囚者揆以獄體能無踈忽之歎乎  
是乙喻正犯父子招中大何只服毒致死云云雖出於求



生之歸辭而到今發狀之楊女既死死者生前之說雖欲  
憑覈無地可尋然更令道伯嚴覈於五目金處論理狀聞  
猶賢於仍以置之以此分付才亨身乙姑為停刑以待處  
分

豐川金武金踢打金仁官致死

覆檢結辭內小腹右邊之青黑分寸稍大方圓微堅者明  
是被踢之痕考之法文又為脰合分比不喻武金與仁官  
相關之時拳毆足踢之狀金斗位朴才春等明白目覩是  
如則其所被踢致死斬然無疑是子等以實目毆以被踢  
致死懸錄是子孫仁官被打在於二十八日而翌日致死

則其要害處受傷可以推知是子矣被打當日尚能步行  
至二十里許經宿致死雖若可恠是子乃屍身傷痕在於  
小腹下則正合於無冤錄速死處不得過三日之文而仁  
官不勝憤恨抵死自力寸寸前進欲為往死於金武金之  
家是如何僅到數十里地氣窮力竭越一夜殞絕勢似然  
矣是子孫毆打之說即致死人生前之言而其族金處奉  
聞之於場市相關之後其母吳石史聞之於店幕垂死之  
時是遣况孫同伴親厚之金斗位在傍參看之朴才春俱  
是緊訂而拳打足踢之狀果為目覩是如據實納招是子  
孫武金前後之招以為渠則初不下手將校朴奉齊梓曳

以去是如為子矣當初起開始於鋤子而渠為鋤商不欲  
還退說去說來至謂鋤賊則拳毆足踢其勢固然朴奉齊  
既無相聞之事則豈有中間突出賈人毆打至於誅殺之  
理乎此不過武金死中求生推諉掉脫之計是如子驗以  
實曰叅以詞訂武金之踢殺灼然無疑是子所正犯殺以  
武金懸錄是子所奉齊身為討捕之任適聞鋤賊之說則  
叅看助勢勸使結縛勢所必至則又安知無干犯之事乎  
奉齊所供內雖曰初不叅看於仁官相聞時是如全然牢  
諱是子乃叅以事理殆不成說干犯之科在所難免是白齊  
道跋內蓋此獄情本無可疑而武金推諉不服以其有一

奉齊故也然而屍親誦死者之言必以武金為讐朴才奉  
金才位之招又明其目覩則雖欲移罪其可得乎渠所移  
罪於奉齊者不過曰奪去也曰當為結縛也曰掉曳而去  
也而已則曰毆曰踢不敢歸之於奉齊是白如子賣鋤而  
夫鋤者渠也生疑而詰問者渠也目以盜賊言於奉齊者  
渠也拳毆足踢為人所覩者亦渠也雖使奉齊真有助勢  
必在於渠先毆踢之後償仁官之命者即渠一人而枉撰  
之語自露窘遁抵賴之情只箇苟延各別嚴訊期於輸款  
事

判

付內豐川府殺獄罪人金武金獄事段設如渠供捕校果

有從傍慙患之舉是良置究其起鬧之委折叅以犯手之情跡一則武金二則武金此獄元犯似無出於武金是如予道啓中賣鋤而失鋤者渠也生疑而詰問者渠也目以盜賊言於奉齊者渠也拳毆足踢為人所覩者渠也云者可謂觀破奸狀畫出真境雖欲求生誠無奈何依前同推或有別般起端是去等無拘其獄已究竟使之從所見狀聞

文化裴弘績足踢裴學大致死

初檢結辭內大凡檢驗之法當觀實目與詞訂而今此裴學大致死以實目則他處傷痕姑無論頂心眉角之血瘡

背膛心坎右額小腹之血暈考諸無冤錄俱係必死或連死之處有一於此可以致命而最是心坎左邊血瘡色紫黯處係是速死之處而有此致命之傷當速死之處其當下致死無容更疑分叱除良其傷處不斜長而方圓則明是非他物而用足踢實目段以被踢致死執定是乎詎以詞訂則叅之諸人之招皆以裴弘績及弘績之母李召史弘績叔母李召史為同力毆打是乎矣屍親之菽告弘績叔德順皆以為弘績先出毆打是遣裴學聖亦以為弘績自言吾與學大相鬪至於此境云而自眼於面質之時弘績之招亦以為矣身先出又曰矣身執其上土是如則已

是弘績自服之案是遣鄭相燁招則以為弘績或踢或蹴  
踏是如是置學大之被打雖曰男女共毆而足踢之事非  
女人所為則決是弘績所踢故元犯段以裴弘績執定是  
如乎蓋此弘績之與學大結怨實由於學大之潛奸弘績  
之從嫂而讐深於德達之執職恐喝勢激於學大之托承  
肆辱遂成一場大鬧而弘績叔母則舍其交好之宿憾與  
同鬪爭而老殘之寡女不過懸手義惡而已若弘績之母  
觀其為人性行悍惡氣骨勁健非比殘劣男子而乘其齷  
食之心奮以持神之力毆打最毒而變出之後自知殺人  
之罪猶有舐犢之懷乃與其夫同辭納供自請以元犯懸

錄是乎矣致命之傷實曰被踢則弘績之先捋頭髻散拳  
踢打在於虛恟要害處一脚便致命者有合無冤錄在載  
故屍帳則以實曰被打致死懸錄而元犯則以裴弘績懸  
錄是乎亦弘績之母李召史段其毒手毆打無異於元犯  
故姑以干犯懸錄是乎亦弘績之叔母李召史段雖曰老  
殘實亦助打是遣裴德達諸招皆曰睡於內房而既入於  
屍親之義告僉不喻學大之結怨實由於渠之堅執奸職  
馴致其子其妻之毆殺學大而末乃欲脫其子自告其妻  
之狀俱極巧惡罪不可例勘是遣裴德順段為人癡蠢不  
足比數而既入於屍親之發告故亦皆以干犯懸錄為乎

孫裴德五段既以私績之從叔學大之事出於渠家庭違則其敢曰在家不知而歸辭漫漶全然牢諱者情狀巧惡不可不嚴刑懲勵是乎所元犯裴私績干犯李石史干連裴德達及干訂裴德順裴德五鄭相燁等嚴囚縣獄以待處分為子孫行兇器械段私績母李石史所毆打實執其鋪子是子矣實因既以被踢則此非致命之器械故不為圖體上使為子孫縣令自此還官是子孫覆檢官以啟眾縣監請以舉行緣由并以牒報為因乎事

覆檢結辭內今此裴學大屍體連用法物多般洗滌以手按摩詳細看審是子則遍身脫皮盡為脫落而頭部則皮

脫骨露是子所蓋其大小傷處無論緊歇處二狼藉可見其行兇人恣意亂打之狀而考諸法文叅以所見胷腔左邊之血癢青黑乃必死之處心坎左邊之血癢青黑小腹右邊之血癢青赤俱是速死之處而惟此心坎則雖用一拳一脚便可致命而分寸稍大傷損較重愈不喻其痕方圓明是足踢所傷則其實因被踢致死可知也屍親所謂共打者五人要不出母子兄弟弟叔侄也罪人自明之言雖不可取信而叅之各人之招裴德順則實無犯手之跡是遣所共毆打者裴私績及其母李石史其叔母李石史而母子叔侄之間實無相訂之道是遣裴學聖父子於此三

人者為四五寸之親而閭閻之處實是其矣門庭矣鄭相  
燁又是學聖家雇工故屢次盤詰互與弘績等對質兩端  
緒自露屍親學燁招曰其凡學大臨死之言曰為弘績所  
蹴胷膾番二是如是遣相燁招云弘績握上土打鬢踢腹  
是如是遣弘績叔母李石史云弘績握上土足踢是如是  
遣弘績三次所告亦自言握上土打鬢是如是子所學大  
心坎之傷痕既如彼弘績足踢之訂招又如是則弘績之  
為正犯亦可知也大抵弘績則以學大之潛奸從嫂為讐  
學大則以德達之堅執奸賊為怨及其放承之害田而舊  
怨新憤一時斗起無醜辱至不忍聽則以弘績母之惡毒

李石史之含憾不計死生相與合鬪或懸臂而打或奮鉗  
而毆兩女未免逢打則弘績以人子情理不勝憤怒突八  
學大手執上土踢足胷腹理勢之所必至而只以執其上  
土數次批頰搥搥納招欲言未言半吐半吞是子矣傷處  
既如彼明的干訂又若是丁寧故實曰段以彼打死懸  
錄正犯段以裴弘績懸錄是子孫弘績之母李石史段為  
人悍極發言狠毒不諱其提鉗毆打之事反露其代子償  
命之心情若可殺而詐窳巧惡且究其事端叅以訂招則  
學大之臂傷指裂乃此女之以鉗近撞先制其利用右手  
而恣意於蹴踏毆打之計也論其罪狀與元犯無異是子

孫弘績叔母李石史段本以學大所奸女之媳母平日含  
恨豈有甘心之志當時共聞宜無斂手之理而為人老殘  
似此弘績母之毒手差有間是予乃加刃之律恐亦難遁  
是予孫裴德連諸招具渠供雖皆曰因睡不知而既入於  
屍親之發告分此不喻初頭結悉既由於執贓要喝則未  
稍相聞其鼓曰在家不知是予孫裴德頃段自以為起鬧  
之時出野不見云而相燁及李石史之招皆以為解招於  
場遠是如則其飾辭發明之狀極為可痛是予孫裴德五  
段學大之醉酒在於渠家學大之鬪鬩亦在渠庭而稱以  
牢睡一事不知平問之下難以究得是予孫裴學聖段聞

殺變之奇而棄父避憂語不成說自歸粧搨一次究斷不  
可已此等皆是弘績之至親則此獄公訂獨一鄭相燁是  
予矣人既愚蠢語多變幻亦不可更加究問是如予正犯  
裴弘績干犯李石史兩人及干連裴德連裴德頃干訂鄭  
相燁裴德五裴學聖切隣各人等一併仍因本縣以待處  
分是予孫李石史所執持紳子段學大之致死既由於被  
踢則此非行兇器械故不為首體上使姑為逢投於本縣  
刑鎖處是予孫縣監自此違官緣由并以牒報為卧予事  
推官論報內今此裴弘績獄事段縣令則親經檢驗郡守  
則屢同推覈屍體之痕損犯人之情案誠有商量憫惻而

不能一日忘于心者致死人裴學大段既姦同宗之有夫  
女在律應死之人果令淫女之夫孿績奸所親獲登時殺  
死則宜在勿論之科而既不登時又非奸所而所殺死者  
乃是孿績之叔母李石史從兄裴弘績母子故至於成獄  
是乎所追究死者之痕損則頂心偏右之血瘡紫黯眉角  
太陽之血瘡色紫膏腫左邊之黥暈堅硬右邊之皮損如  
掌心坎小腹之紫黯微堅脈內之皮損肩胛之色黑皆合  
於無究錄必死速死條有一於此皆可致命而當其母之  
毆打兩亮齊奮眾毒內攻以至於當下致死觀實曰則數  
次足踢之痕較深於其母之手打論傷痕則無數致命之

傷反多於其子之足踢此正律文所謂同謀共毆而莫知  
誰是下手重者也然而實曰不可并錄元犯不可兩懸而  
母子之間實難彼此細加點檢極費較量畢竟以弘績定  
為元犯是乎乃若論犯人之情實則弘績特一幼駭殘劣  
僅俱人形之物目見其母之共學大合戰碎執上土一脚  
踢去而適中要害是遣乃其母李石史則悍惡之性發於  
面目勁健之氣勝於男子當初之搆釁末流之行兇都出  
於厥女之所為故其夫莫掩其以鉗亂打諸招皆證其所  
毆尤猛天道至公自作難逃厥女段二次刑推瘦死獄中  
今則李女已死弘績獨存若拘常法又殺弘績則是殺一



判

當死之人償以二人之命也實非聖王制法之本意無究錄曰聚眾他人最難定致命痕如死人身上有兩痕而皆可作致命若是兩人則一人償命一人不償命此條最宜此附旁照於此獄是乎矣獄體至重人命所係有非一二推官所可容喙惟在道以察量處分為只為

付內文化縣殺獄罪人裴弘績獄事段語其親則縶過十寸也論其情則近住一里也誘起行露事關傷風獄情之慘毒姑且舍是倫情之數敗又當如何况孫三人并力一時逞憤乃因致承之辱欲靈奔鶻之恥以至鉤柄折矣拇指裂矣若母若子若叔若侄之首從無別踢死踏死打死

判

碎死之實因不明以此淫穢之跡新彼疑晦之案有非朝家恤囚之意是如乎道臣跋辭中同囚并推其母先斃今若復置其子於法則便是一獄二償命云儘有意見而卿曹覆啓以弘績之專事掉脫隱然歸罪其母有所論列此則誠然矣一獄而犯在所當恤傷倫敗俗尤屬嚴重弘績段戕死定配為子矣今道臣嚴刑準三次發配為孫

白川趙載恒踢打其妻尹石史致死

付內白川郡趙載恒獄事究觀屍親及正犯前後招辭實多疑端有難遽決大抵獄體雖以實目為主必待詞訂俱備始乃成獄者所以重人命也今此載恒之妻尹女之脊

背傷痕雖曰明白其痕直長上廣下尖或云如梨葉或云如黃豆葉則其為足踢之痕未可謂分明至於詞訂元無可據屍親之所執以為言者不過泛稱一村人誼傳而其言根則歸之於法不當詰問之一兒婢尤豈非大疑葉乎尹女一夜之間不病而斃則屍親之致疑雖不是異事當初李可遠既疑其非命適看肢節周視項頸則何獨不見脊背而得其傷處乎又其踢殺之說喧傳一村則趙鏞以舅甥之親何不登時告官而乃發厚葬之說顯有索賂之意乎及當告官也鏞又何不自告而使可遠招致尹奴於越境之地督告乎渠輩之不即告官者真出於詳探之意

則畢竟探得者果是何事何言而乃發於踰月之後乎凡此諸條俱係情理之外則前後檢官一不致察而詳訊者不但大失獄體况此獄肯繁專在於兒婢傳說之虛實則以婢證主雖曰法典所禁而設令此言初出於兒婢之口傳入於可遠之耳說者傳者必有其人則初覆檢之時所當覈其所傳之階究其足踢之狀然後情可得而獄可成矣今乃不此之為只憑屍親所謂喧傳之一語作為正犯踢殺新案是誠何許獄體乎末曰管題一次盤問於可遠而可遠以為渠坐舍廊間庭邊人語欲聞言根則已散去云者其果成說乎初既高聲使遠坐之可遠聞之末又諱

之決無是理且况其時所聞只是尹女被踢即地致斃一  
句語則可遠前招中晨朝炊飯奔竈間等說又是何處所  
聞何人所傳乎推官之不復究詰監營之仍置不問遽  
以載恒為正犯容易錄啟者豈不有乖於審克之道乎以  
結語觀之如此疑獄推官臆料經新者不可無罪初檢官  
覆檢官并令該府處之鄉則從重推考鄉其更為別定查  
官多般考覈以聞事

查官意見內蓋此李可遠前後之招其所為說不一其端  
而其等磕度只在於裴女福德九月等三女今以三女所  
供觀之厨中之窺蒲野之謳專著於福德而福德稱以前

則受囑於可遠今則受囑於載豐是如云女心無恒受囑  
則同而兩囑之間必有一是藉曰前囑之為誣引則可知  
後囑之為實狀矣可憐之誑福德又歸之可遠之指教而  
可遠不能指的自明則農謳一歎亦歸可遠之做出是白  
遣田中之語元屬奎聽今非緊關而裴女五月皆曰殊常之  
語聞之於可遠之妻則此不過可遠自唱自和之說也可  
遠終始執以為證者最在於九月井邊之語而及聞九月  
井泉遠近之證而語窮意阻一則曰只聞其聲元無質問  
一則曰必是文業誤書之致是如無辭遲晚是遣且可遠  
所以扶立以為本證者不過趙銳而趙銳之招出後厚葬

之說既服其先教洞會之事又服其自主誣罔之罪節節  
自服以人情言之則趙銳之於尹女憐無母而身自鞠育  
嫁同里而朝暮顧復者名雖舅甥誼同母女假令尹女之  
死果由於載恒之踢殺則其哀憤啣報之心宜無加於趙  
銳是去乙至親之趙銳力挽其告官而戚叔之可遠乃自身  
往隣境強招數月不奔哭之舊奴以為告官成獄之計者  
實是常理之外以不過乞樂禍之心而欲報刑配之怨延  
無妄之財而陰發厚葬之說者灼然可知及其諸招一變  
初計歸空則隨問隨服殆無餘情而其造謠惑衆嗾人誣  
招一欺猶稱曖昧者只是欲為漫漶苟冀僥倖論其情狀

尤為巧惡反坐之律斷不可已是乎孫襄石史福德等段  
既以無識村女不知獄體之重聽人嗾囑幾誤大獄是如  
可今於特教嚴問之下始乃輸情其當初受嗾誣人之罪不  
可容貸是白遣趙銳乃以尹女之至親隨可遠之指使陷  
載恒於殺妻擬以法文自有當律是乎乃此身由於老病  
昏憤不能自主之致則叅以情實宜有叅酌是白乎孫點  
烈九月俱是可遠之婢屬羅莫同自是卑微之洞人前日查啓  
時被驅於可遠之資勒一辭誣詔是如今於平問之下  
乃以初不聞知之說皆自承款者實是愚氓之常事不足  
深責是乎所趙銳等四人段自臣營分輕重科治是白遣

李可遠裴石史福德此三人段目因營獄以待處分是白齊

道臣跋辭內趙戴恒之起怒於尹女初不過升米之故則雖至錫背而邂逅致斃原其情則可認其非出於殺心是白去乙李可遠以踈戚不聽力挽之親舅啗厚利而強招遠居之舊奴必為告官掘檢於既葬四旬之後不顧婦女之暴屍按檢於刑吏作作之手是可忍乎始以索賂之計不售終焉報怨之志結起粧出其婢僕之輩作為虛訂必欲逞毒而福德厨中之見裴女田間之語到今俱歸於其矣之所嗾囑而鋤伴升米之謠又是其矣之所指教是白遣

五月略上之語言根反抵於其妻九月并邊之言遁辭又屈於對卞是白乎則其自唱自和無中生有之跡節二綻露無辭自解是乎矣猶復忍杖抵賴吞吐漫漶終不肯逞晚者尤極痛惡是白遣至於趙毀陵厚葬之說洞會之事雖以暴實於可遠面質之供而當初之不能堅執中間之隨人誣招論以法文自有當律是白如乎上項兩人段仍因臣營獄以待處分是白乎跡福德裴女九月點烈羅莫同等段俱是可遠奴屬賤類始雖恟於賁制受其指囑而今則事往而悔生自覺其為誣攀皆承款於平問之下論其事情宜有參酌是白乎矣反覆納招疑亂情之罪有難寬

怒自臣啓分輕重照律嚴治是白在果大抵今番更查命下之後諸囚之真贓既露極極不得則難以李可遠趙鏊之凶狡猶不能固守誣辭而多變前說則其他受嘆之干連諸供一反前招理所似然白子矣不待刑覈容易網歎反涉虛謊不無疑訝行查許久亦未敢遽然登聞而多般廉探別無隱情乙仍于今始論啓中間遲滯之罪不勝惶悚是白子孫該曹閱文只令取遲晚於李可遠等處愈不喻趙載恒段別無可問之端是子等以原獄事實更不笨論為白子孫文案設置亦不依例騰付緣由并以馳啓為白卧子事

平山鄭大元足踢金光魯致死

查官意見內鄭大元段踢殺光魯自首其罪償命之典無容更議是子矣原其情則情出為母聽其言則言亦以實即其言而推其情則十歲喪父北載奉母零丁孤寡相依為命是如可葬母之餘淚未晞行淫之醜辱忽至忍能對面惡聲極口不顧死生拳毆足踢人子之常情也假令大元當此橫逆談笑而道之則不孝甚矣是曰可殺及其怒氣稍息本心旋生退念友誼自知其罪無所隱諱從實直對情理惻怛辭氣懇款有足以感動人者執跡論心或庶幾出於孝而過於孝觀過可知其人矣謹按續大典曰其父杖毆

重傷而其子毆其人致死減死定配孝理之情於斯為至  
今此醜辱有異重傷固不可援以為例是子乃考之前史元  
魏太武帝稱高允事曰臨死不易辭信也為臣不欺君貞  
也特原其死而朱子取而載之於小學唐太宗以死囚之  
自歸皆許免死夫高允暴揚國惡罪不可恕唐之諸囚未  
必皆有可恕之情而俱蒙特典獲赦死罪當此海隅頑悍  
之日孝信質之欺詐滔々其在激揚頹俗之方此等之人固  
宜有別般曲貸褒示之道是子矣罪在償命之科律無原  
情之文伏願道以亟上考案備陳情實以冀出尋常處  
分幸甚

判

付內大元與致死是在金光魯居在同閑情若同氣惟在  
功好之間決無相害之意而被醉此醉曰戲成闕轉至有  
殺越之變是如子元初光魯之向大元詬辱也勒加行淫  
之目於其矣既骨之親為人子者宜有不忍聞不共戴之  
心盛氣發憤便下毒手在法固難赦在情必可恕此政原  
情而屈法處是如子及其光魯之死也渠往光魯家備道  
毆打顏亦又於初檢也同推也考覆也其矣招供了無一  
毫隱諱之理惟有拚其一死之志此誠悶其情憐其心處  
至於親問時變辭似同老獄生奸此何足輕重於本事况  
於其父被毆其子毆其人致死者律許減死無論生前被

毆死後被辱為其子憤痛欲報讐之心豈或間然以彼以此大元之傅生實閱風化之一助大元身乙巖刑一次徒配

新溪李允才踢打李光水致死

查官意見內李光水之腎囊傷痕死者既曰被踢於允才屍親亦曰被踢於允才而干訂之招又皆脗合愈不喻允才初則與同主相詰中則曰相詰之際光水似必自後挽止而被傷未乃曰光水發怒於人事不省之說執捉矣身頭髻相與詰難是如前後之說疊搜層出罅隙自絕端緒漸露不覺自吐其半承款而許接放火之喝擗頑可想誤

認鑊斫之說推諉無理李允才之為正犯斷然無疑嚴刑取服亟施當律是白齊

新溪朴春福踢打其妻姜召史致死

查官意見內觀此檢狀朝既不食夕又無糧兒糞狼藉室謫交偏于斯是也乘醉無聊激其不平火從心起隨詈隨毆者情境依然足乎乃實目分明詞證具備情雖可念法實難貸有非執法之臣所可容議伏惟上裁云々

道臣跋辭內蓋此獄事始起於夫婦間言語終至於室家內戕殺其殘忍慘惻實有倍於他獄是白乎矣結息七年連生二子且以林女曾無此舉之說觀之是白良置可知



判

其平生好合之情矣適於伊日夫醉妻飢厨烟不起室諳  
交偏無周愛之謂自歸歎然不除糞之責太近蔑如則鹿  
性無恠乎批頰本情非出於反目是白在如中詈詬不絕  
於女口憤怒層激於渠心或打或踢常漢例習豈料因此  
致命自陷殺妻之科予事由微細變出邂逅至情之地非  
所疑於故犯常法之外亦不害其裁度則實目雖明獄體  
雖重情犯之間或有可原乙仍予敢此論列以待處分是  
白齊

付內新溪縣殺獄罪人朴春福獄事竣年前於湖南金永  
化獄事因道伯議啓特傳之生路是在果春福事竣類此

常漢夫婦鬪閤無端少有違拂則爭々之過則打或夕拳  
而朝昵或乍詈而俄嬉怒則火烈喜則冰歇不可一槩論  
也春福之於姜女同居七年連生二子情則好矣特以身  
為男子不善俯育尋常愧恧者在肚裏是如可方其自外  
八室也厨烟不生婦譴交偏乘釀拳踢不擇緊歇此豈有  
戒殺之心然裁殺獄之故犯邂逅雖不可遽然區別而此  
等處儘合酌量不醉之永化尚已原情使酒之春福豈可  
新法特為戒死定配

